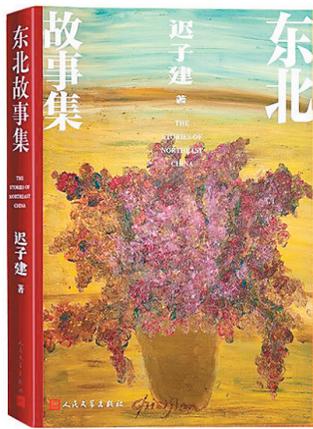


## 纷纷瑞雪下的千载沉浮

读迟子建《东北故事集》

□李哲



《东北故事集》/迟子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1月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尔滨”火了，迎着山海关的晨曦，踏上满载幸福的火车，追逐那片最早落下的雪花。亲爱的马铃薯殿下、小砂糖橘、小野菌公主王子们，请随我上车前往哈尔滨。古老的索菲亚教堂上有您伸手可摘的月亮，冻梨摆盘迎接尊贵的客人，鄂温克族老人牵着驯鹿讲述白山黑水间的古老传说……而我也被董宇辉推荐的迟子建的新书《东北故事集》所温暖。

《东北故事集》是迟子建两年来最新的短篇小说集。内容包括《喝汤的声音》《白釉黑花罐与碑桥》《碾压甲骨的车轮》三个短篇故事。与以往不同的是迟子建打开丰富的想象之门，用细腻苍凉的笔触，现实与魔幻相结合的手法，以普通人悲欢离合的故事，解开黑龙江瑞雪之下，从宋时代，经过晚清，民国到现代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其中《喝汤的声音》以海兰泡惨案为背景讲述哈喇泊家族三代人在黑龙江畔的生活繁衍与喜怒哀乐；《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以宋徽宗的靖康之变后，囚禁五国城的岁月为基础，以两件文物为导游，带我们展开一场如庄生梦蝶般亦真亦幻的穿越之旅；《碾压甲骨的车轮》以晚清罗振玉所藏甲骨失散为线索，围绕主人公的丈夫李贵的失

踪案，探寻现代社会里人类心灵的点点微光。

张爱玲说：“生命就像一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虱子。”我的偶像迟子建却说，“生活呀，是一打开盒子里面飞出一个精灵般的蓝蝴蝶。”迟子建善于描绘恢宏壮阔的长篇历史，比如她写《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一部鄂温克民族的大变迁史。她写的《晚安玫瑰》就是20世纪30年代犹太人在哈尔滨的救赎之旅。

但是这三部短篇小说迟子建却用了“东野圭吾”似的悬疑写法，通过线索人物和物件，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层层递进，抽丝剥茧，慢慢向真相靠近。在《喝汤的声音》中，历史学家“我”跟随领导出差绕河，在河边小酒馆里用餐时邂逅一个虚构的女摆渡人，“我”在半醉半醒之间，与亡妻小芽隔空叙旧，女摆渡人则以哈喇泊家族的牙齿不好为依据，代入他们家族爱喝汤的习惯，引出哈喇泊三代人惊心动魄的家族史诗。等我酒醒之后，一切如故，耳畔只留下喝汤的声音。在《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中，一个民间业余探宝人巴兰河漂流遇险后被窑工救起，中途邂逅摆渡人，通过宋徽宗留下的瓷罐与碑桥这些历史遗迹，穿越千年时光，揭开宋徽宗那段被困的血泪故事。《碾压甲骨的车轮》完全是一个历史探案小说，开影

楼的丈夫李贵突然失踪，唯一线索是与妻子往来的邮件，李贵自称去寻找祖上压过甲骨的车轮。妻子与丈夫李贵的邮件架起一座桥梁，让读者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来回穿插往返。海鲜大厨的老板贺磊借陪伴的名义与李贵的妻子暗生情愫，妻子在道义与欲望中矛盾交织。故事的最后留白也没有给出真相，让读者回味无穷。

三篇故事从哈喇泊人、瓷罐、碑桥、碾压甲骨的车轮入手，重新构建黑龙江瑞雪下近千年的历史沉浮。她又一次轻轻地唤醒了我们隐藏的苍凉心境。像一大片荧光弥漫，那些传统的，朴素的，固执的情感，还有那山岭间深沉的水流，青草上晶莹的露珠，划过长空的飞鸟，不惧燃烧的太阳，有盈有亏的月亮，踏着泥泞的野鹿，负重的马，洄游的鱼，都让我看到了生命的坚韧美好。在悠远的自然和辽阔的生命里，给予我们醇厚温暖的精神抚慰。

每次读她的故事，我也总能生出一丝柔软，浸着薄雾与水汽，在静谧中，在夜幕下，于心间腾起。以前喜欢迟子建的文字，是喜欢她充满暴风雨味道的好故事。而现在喜欢她，更多的是她面对文字，面对人生的态度。希望迟子建一直这样写下去，愿她笔下白山黑水的传说更加精彩，纷纷瑞雪下的故事让人充满期待。

## 承载着深情的乡土叙事

读散文集《我的江山雪水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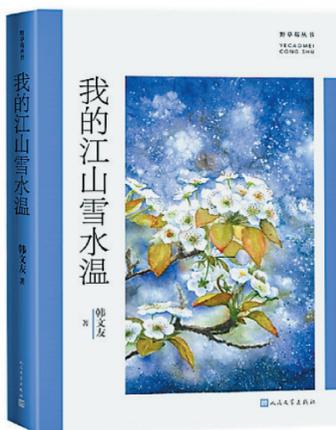
□林日暖

雪水温是黑龙江边的一个小村庄，与俄罗斯隔江相望。“雪水”是高纬度寒地的寻常景观，加上一个带有结论性的“温”字来组合，这奇异命名就多了一种期待、一种坚定和一种神秘的诗性。韩文友的散文集《我的江山雪水温》以村庄史为轴线，集中书写近七八十年的世事流转、山乡巨变，雪水温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属性共同编织一方水土的宁静与祥和。书中“黑龙江”的字样直接出现的次数很少，但非常亲切，毫无距离感。这条塑造了韩文友生命与心灵形态的“江”，即便他身在远方，也不影响它对他无阻隔的、无边的浸润。

雪水温像它的名字一样，注定是一个传奇的存在。韩文友端坐在雪水温时空、万物的中央，它不仅是他的感情、观察和沉思拼成的艺术版图，而且是他的肉身和灵魂出发之地，更是非个体化的人生旅程、博大丰富世界的具体而微者，可以像涟漪一样无限延展。这种鲜明的隐喻性与象征性，也让这部著作的格局变得天宽地阔，包罗历史现实、风情民俗、父老乡亲、山川草木、思乡怀远……“民以食为天”，透过饮食这条线索，便可窥见《我的江山雪水温》的形象与深刻。

雪水温有许多麦田，初时青青，忽而金光灿灿。面食在雪水温人的食谱上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因为他们只有麦子。各种包子、馒头、花卷、面条、面片、饼，如同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树，投影在他们一生的湖光山色中。

韩文友说：“每到过一个地方，



《我的江山雪水温》/韩文友/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2月

让我念念不忘的总是那些吃的。”从雪水温上游的乌云镇去县城，有一班大客轮。船上的小饼干特别好吃，陆地上没有，哪儿也买不到。镇上有家名叫“老独一处”的旅馆，主人在寒夜中端上了一份滚烫的泛着油花的砂锅豆腐。哑巴夫妇蒸的馒头不用配汤，不用配菜，就可以叫人吃得饱饱的。师母开的包子铺，案几上摆放几十种各色咸菜。凡是土地里长出来的，都可以成为咸菜，那些习以为常的，换了种样貌，又纷纷涌上来和你“打招呼”。在城市喧嚣的街道上看到卖包子的铺面，眼前

就会浮现小村雪水温那一片片辉煌绚烂的麦田。包子堆在圆桌上，中央高耸云间的麦垛，像历经艰辛险阻终于得手的宝物，一口气吃下几个包子的“我”悠然自在如水中游鱼。

各种饮食滋味，标记了作家的人生履痕。大嚼特嚼是一种结实实的吃法，唇齿间充斥着阳光和麦浪的气息，在人群与都市中牢牢握住一小片故土。

“雪水温人，在吃这件事情上是很认真的。”春来吃开江的鱼，拿文火炖，鲜香非常；入夏雨后，到后园摘小萝卜、小白菜，蘸酱吃；秋风尚远时孩子同大人一起采山，黄花菜、蕨菜、木耳、蘑菇、猴头，吃不下就晒干寄给山外的亲人；寒冬腊月过年时家家户户挨个吃杀猪菜。一年之中，豆腐不能断，人们要求它成为餐桌上的常客。

母亲是韩文友记忆中的头一位大厨。母亲揉面时很耐心，像是轻轻抚摸一个最疼爱的孩子，让他的孩子们忍不住心生嫉妒，怕被夺走了母亲全部的爱。她用的擀面杖比桌子还高，切面时每一个动作都不慌不忙。吃手擀面，兄妹七个人从来不上桌，东一个，西一个，一手端碗，一手拿筷，吃得酣畅淋漓。母亲手下的面条像乡路一样长，随之蜿蜒向前。

母亲熬了一辈子粥，白米绿豆粥、小米豌豆粥、白面糊糊粥、麦米粥……“我”至今仍记得其形、其色、其香。在锅碗瓢盆之间，朴素的食材化为种种好吃、好喝的神奇美味。那些粥清爽可口，绵软润心，在院子里，在大道边，被小口小口喝掉或是一饮而尽。母亲舀起的一勺又一勺粥，填满了孩子们的肠胃，在血液与梦境中川流不息。

母亲多年来习惯等待。每天傍晚，她都要等着家人回来吃饭，少了一个都不行。在乡下时，她等在村口不停张望，看见自家的马车远远出现，方才匆忙回家热饭。外面的天黑了，家里的灯多晚都亮着，饭菜也热着。故乡也习惯等待，等人想起，等人回来。

食物叙事也是乡土叙事。韩文友的许多篇章专以食物为题，如《一碗热面》《包子会记住许多事》《粥道》等。他写在雪水温的每一餐，也写离乡后那些物美价廉的、令他心生富足的、唤起回乡欲望的食物。滚动的麦粒、摇晃的麦穗、笼罩四野的麦田，在行路之人脚下的砖石缝隙中探出头来，在虚掩的门窗之后向他疯长，借助嗅觉、味觉、触觉悄悄拉住他的衣摆。

四姐的学校在村子的东北角，前面就是一片麦田。教室里的学生们像此起彼伏的麦苗。雪水温的人们依着麦田生存和生活，黑土地之上的麦田是他们的围墙和床榻。夜晚从麦田中来，清晨到麦田中去。之后它们滑入仓里，落入碗中。麦子与雪水温同享饱满的生命。

雪水温卧在黑龙江畔，江水澎湃，而小村安宁。雪水温没有照相馆，岁月缺少物证。匆匆过客，风尘仆仆，途中的各色美食如同一块块杂色布料，拼凑成一只母亲缝的花格书包。当韩文友越走越远，他始终记得在身后撒下一捧小麦的种子。回首时，那延伸出去的麦田将指给他回家的路。

## 停下脚步与自己相处一会儿

读汪曾祺散文集《陪自己坐一会儿》

□甘武进



《陪自己坐一会儿》/汪曾祺/中国致公出版社/2024年2月

在《陪自己坐一会儿》这本书中，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现代社会的快节奏、高压，谁不觉得累？常常有喘不过气的感觉。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会闹中取静，忙中偷闲，坐下来，泡壶茶，看会儿书，歇一会儿，把自己受伤的内心拿出来“缝缝补补”一番，然后再准备去迎战这世俗的庸常。

此书是汪曾祺的散文集，也是先生留给年轻人的“反内耗指南”。全书精选其各时期代表作，关乎先生“自报家门”式的个人成长经历，也关乎他对世间万物“宽一点”的包容与喜爱，更关乎精神上“如云如水，水流云在”这一格调与气质。先生说，世界是喧闹的，唯一的办法是闹中取静，坐下来歇一会儿吧，在时间的罅隙中喘息，在岁月的庸常中偶作反抗，在惯性的“小确丧”中体会生之乐趣吧。

“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在《花园》一文中，汪曾祺先生写了童年记忆里家中花园景物以及拥有的快乐。“空心的老桑树倒了，葡萄架塌了……忽然一转身，墙角两个碧绿的東西在发光！哦，那是我常看见的老猫。老猫

又生了一群小猫了……”虽然惋惜、遗憾与伤心悄然而来，但老猫生下了小猫，让人感受到了生命的不息与活力。生活中难免会遇到挫折，但不能轻易放弃，要永远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相信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汪曾祺的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热爱生活的孩子王。父亲会给十几岁就学会抽烟喝酒的他倒酒、点烟，实践着“多年父子成兄弟”的名言。当了父亲后，汪曾祺先生也一直保持一颗童心。在下放农村时，现学汉语拼音，给刚会拼音的儿子回信；对儿子的恋爱了解但不干涉；乐意听儿子、孙女喊他“老头子”……从父亲身上继承来的“没大没小”，在他身上延续。

汪曾祺谈到，他和三十多个工人住在一屋，他们吵吵闹闹，他依旧能做到心如止水，照样看书，写文章。他家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我天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他说，虽是端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他的眼前清楚起来，生动起来……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篇文章。他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之于清晨静坐之中。

四方食事，既关乎食物本身，又因着种种机缘，成为人们情感上的羁绊，譬如乡愁。对于汪曾祺先生来说，下雪时要喝的一碗咸菜茨菇汤、招待客人时端上的一碗炒米，都是孩提时关于家的味觉记忆。但他在描述食物本身之外，更多表达的是一种怀念，一种追忆。当我们吃到某样东西，会想起当时一起吃这个东西的某个人。又或者想起某个人，便想起曾经一起吃过的某顿饭。这就是食物传递出的情怀。

“只要不知不觉地放慢脚步，甚至可以停下来，陪自己坐一会儿、相处一会儿，生活的重压、柴米油盐、委屈烦恼，就会冲淡一些，精神也很不一样了。”书中类似的文字，读来如甘甜雨露浇灌心田，让人对生活产生满满的爱。新的一年开始了，新的忙碌也开启了。焦虑、烦躁各种不好的情绪依然会有，翻开此书吧，喝杯清茶，好好读读，人生很长，慢慢走，累了就陪自己坐一会儿。

## 征稿

## 启事

尊敬的读者和书评爱好者：

《黑龙江日报》读书版一直在寻找富有热情、创造力、洞察力的书评人，为我们的版面贡献独特见解和深度评价。我们欢迎各种类型书籍的书评，包括但不限于小说、散文、传记、历史、文化等人文社科类书籍。

春色恰如许，读书正当时。让我们一起畅游书籍的海洋，收获阅读的馈赠。我们期待收到您的作品，与您共同分享阅读的乐趣和深度思考的价值。本版持续征稿，欢迎随时投稿。

征稿要求：

1. 选用的书籍为近两年的新书，中国大陆的作者。

2. 书评必须为原创作品，未在其他平台或媒体发表过。

3. 我们希望看到您对书籍内容的深度解读，对作者观点的评价，以及书籍对您个人或更广泛读者群体的价值和影响。

4. 书评应包含书籍的基本信息（如书名、作者、出版社等），主要内容的概述，以及您的评论和分析。字数建议在1500字至2000字左右。

5. 书评结尾请附带您的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开户行、银行名称、地址。每篇发表的书评将支付稿费，具体金额将根据您的书评质量和长度确定。

6. 投稿邮箱：read0451@163.com  
联系电话：0451-84692441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江新闻APP  
视频号